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事件318

Eventum Tantum, 318

doi:10.6752/JCS.201609_(23).0003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 : 楊凱麟(Kailin YANG)

頁數/Page : 33-4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3](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Eventum Tantum, 318

Kailin YANG

事件 318

楊凱麟

兩位匿名審查人爲本文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與建議，謹此致謝。
楊凱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教授
電子信箱：kailin68@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年09月01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年05月13日。

摘 要

在政治、歷史、經濟等諸多意義被賦予之前，2014年占領立法院的行動首先是一件確然的事件。本文從事件存有論的觀點出發，分析其「事件僅僅是事件」(*eventum tantum*)的三個主要面向：一、對事件的思考意謂著必須將經驗「反實現化」，指向其作為「事件場所」的時間與作為游牧分配的空間；二、內在於事件的時間性構成了被解放的時空，一個戴奧尼索斯世界；三、由越界所觸及的政治極點與思考零度，一切思考似乎僅能由此折返。

318的重要性之一在於挪移了許多我們原本認定的邊界，或許應對於占領行動從事一種以時間為基礎的結晶學，考察強度在被拉長的事件時間中的衰減與增強，與此相對應的，是一門以空間語言所述說的政治地誌學(*chorography*)。由邊界折返所描摹的全景鏡像，或許可以賦予我們對這個重大事件另一種觀看的可能。2014年的3月占領行動對於臺灣社會的貧富階級、法律正義、中國關係、臺灣地位、民主制度……以無可迴避的正面姿態提出了另類觀看的要求。

關鍵詞：事件、時間性、反實現化、越界、318運動

Abstract

The occup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aiwan or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Movement 318) in 2014 is primarily an event, before we can give it the political, historical or economic sense. From the “ontology of the event,” we analyze *eventum tantum* of this movement, whose three dimensions are involved. First, thinking the event means the counter-effectuation of experience. This is the time as event place and space as nomad distribution. Second, it is an internal temporality of the event, which is the space-time emancipated. Finally, transgression reached a political climax that is simultaneously the zero degree of thought.

One of the magnitudes of the movement 318 is that it moves the knowledge frontier. There is a crystallography of time, by analyzing the decrease and increase of the intensity of event. And there is also a political chorography, expressed by a spatial language. The border vision offers us a new opportunity to se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class, justic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democracy, etc.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nses of the Movement 318.

Keywords: Event, Temporality, Counter-effectuation, Transgression,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一、電子根莖(rizhome)與政治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不管是以象徵命名為「太陽花」、以目的命名為「反服貿」、以手段命名為「占領立法院」，或單純以日期命名為318，發生在2014年3月18日並持續到4月10日共24天的這場群眾運動，將許多（如果不是全部）臺灣的既有思考重新問題化了。這不只意味著有海量話語將在這個問題重置的過程中產出，而且相互間必然的分歧、對立、分裂、攻訐與衝突只是話語得以暴量出現的程序，而不是其解消；相關話語的暴量並不是這個事件之為事件的理由，相反地，是事件意義的不可確認，或更確切地說，事件本身的不可思考，激生了無數話語與話語對立的可能。事實上，話語形成與傳播的速度是這場運動主要的「生產工具的改變」，臉書、Line、BBS與部落格改變了話語生產與傳播的下層結構，每個人都成為訊息生產、閱讀、傳遞與加速的決定因子，都能加權、轉載與存檔自己認為重要或有趣的訊息，並因此改變事件的實值分量。事件的傳導介值不再是報紙、雜誌或電視（即使是CNN或BBC的24小時新聞網）等單向集權的慢速媒體，事件以「真實時間／實時」(real time)在新媒介中傳播與消長，每一次的轉貼與按讚（或無意識任其滑過眼皮）都在分子層級重新挪移了大數據的權重，即使這個挪移是微物理學的位移，但我們永遠無法預測這個巨量的訊息生產機器何時、何地將因內部運動的方式瞬間推爆某個被關注的訊息，話語生產在大數據的共時訊息結構上，成為電子根莖時代的「不論內容為何」且「不管來自何處」。在傳統的口語與文獻傳播之外，或許可以暫時把這種不可預測但卻隨時可能掀起巨大話流的溝通模式稱為第三種話語，一種無人稱、游牧、物質流與話語=x（但非關真理）的戰爭機器。在318最火熱的期間中，這種話語的高速流動與聚散亦步亦趨，其同步與實時的反饋甚至使得運動改道、推進或停止，究極而言，這些夾雜著龐大影像（大部分是現場手機攝影）與情緒的訊息流就是事件持續進行中的真正可觸內容，其經驗「唯物性」(matérialité)，或者用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詞彙來說，經驗實證性(positivité)。這是一個無止境的即時民調與就地公投，即使樣本數並不具有統計學上的效度。媒介的速度被改變了，每一則訊息就像是灌注了無人稱生命的最小值，任一(quelconque)訊息都可能在此媒介中因其即時性與及物性(transitivité)而被快速激活暴長，這個以速度而非結構、以實時而非階層構成的電子根莖串連著至少1500萬個「破裂我」(Je fêlé)，¹這些動態節點被動地接收話語並

1 僅象徵地以「臉書」2014年臺灣每月平均登入人數來算，尚不包括twitter、微博或臺灣以外的臉書人口。「Facebook大中華總經理梁幼莓表示，在臺灣平均1,100萬人

「無距離地」在各地被「激活」，按讚、回應或轉貼，隨時與話語流同步並形構了訊息的量子力學，匯流成具有決定作用的大數據。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在幾近同一時間被激活的行動主體（「破裂我」們）並不是在具體與明確的政治議題下被集結，他們並不是傳統媒體假設的統一閱聽主體，也不太能以傳統的政治立場（左派、右派、保守、激進……）來歸類與分析，他們首先是由電子根莖的無因果串連所系列化的微力學分子，隨時掛網「在線」(online)的「空洞形式」，在「過穩定」(métastable)的訊息紅海中任由多重因子觸動並瞬間結晶，引發事件。

事件本身必然是紛亂與混沌的，它首先是經驗與習慣的錯亂，而318占領行動更因其延長的時間而充滿各種異質與難以統合的訊息與行為，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不斷前來的參與者所添加其上的多樣性與集體性，這使得整體行動很難以一致與統一的語言加以描述。然而並不需要強加以統一或使其合諧與合理化，相反地，318的猝然爆發正在於這種不可化約的紛亂，而追根究柢而言，此紛亂或錯亂的保證，正在於每個人都是一個在時間中的「破裂我」。

「破裂我」是一個奠基於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時間性的先驗概念，它並不是經驗的，儘管每個人都可能處在一種錯亂與混沌之中，但這樣的狀態仍然是經驗層面的事物狀態，本文討論的是主體在時間中的先驗條件：由「未決的存有」經由「作為決定者的時間空洞形式」而成為「已決」，然而這個「已決」卻因時間的空洞形式而必然是破裂與瓦解的。

只有在時間中我思(cogito)才真正決定我在，這是康德對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我思的修正，然而時間卻是以製造差異來連接思想（作為決定作用的我思）與存有（未決的我在）。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說：「這較涉及製造差異，且內部化差異於存有與思想中。大寫我從頭到尾就如同貫穿一道裂痕：它被時間的純粹與空洞形式所撕裂。在此形式下，它是被動自我顯現於時間中的相關物。在大寫我之中的斷裂或破裂，在自我之中的被動性，這就是時間之義：被動自我與破裂大寫我的關聯性構成先驗的發現或哥白尼革命元素。」(Deleuze 1968: 117)存有與思想得以連結的條件在於時間所內建的差異，然而差異的內部化卻也同時摧毀了主體的同—性，主體在時間中破裂，僅只維繫一種「幼蟲般」、「總是流產的誕生」的存在，而也正是在此，有德勒茲所強調的「先驗的發現」，亦即差異在思想與存有的

內部化。「破裂我」的問題涉及了在時間中的先驗主體，而非經驗現象，這是何以快速流動在社交網路上的經驗話言無法承載此概念的理由。因為社交網路上的話語正是此「破裂我」的結果，而事件存有論探尋的則是其先驗條件。

如果318確切就座於事件之列，參與者卻不是掉轉過身回望歷史廢墟、以倒走代替前行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新天使」，而是在瑣碎與空洞訊息流中總是開機用力滑動手機螢幕、期盼真正事件降臨卻又總是落空的「臉迷」。

318正是上述機器在觸及臨界點後的連鎖反應，這些因子包括（但不限於）：社運能量的積累、馬政府的無能、對中國的情緒、貧富差距的惡化，特別是網路快閃召集的趣味……。年輕世代的根莖式直接民主某種意義上已經取代古老的階層化代議民主，這是2011年茉莉花革命席捲阿拉伯世界時已經確定的事實。²速度、實時、直接、無歷史與無人稱構成了當代破裂我的集體電子意識流，新的社群媒介分分秒秒操練著各種訊息的即時投票，並在某些不可測時刻衝破行動的門檻快速引爆事件。另一方面，在社群網站眾聲喧嘩的高速訊息流之外，318亦不缺乏古典話語的生產，這是速度相較緩慢、篇幅較長且署名的話語，包括已頗具規模的書籍、研討會、論壇、新聞，內容有現場報導、五花八門的參與者回憶（或與他人回憶抗衡的「反回憶」），亦或從政治、經濟、法律、歷史與社運觀點出發的評論，當然，包括本文。

作為確然的政治事件，318無疑涉及政治、經濟、歷史、社會等真實因素，這已在相關討論中被以各種可能的關聯提出，這些討論主要分析事件的國內外情勢、理由與背景，然而不管是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拒絕中國、或揭露階級差異的嚴峻，似乎都較是事件背景的學理說明，而非將318視為一個不可複製的事件並從事事件存有論的研究。如果318完全迥異於日常生活並因此激生了多重的話語生產，在政經條件的分析之餘，或許也應該在哲學面向進一步思考事件本身，思考由318所意味的「事件僅僅是事件」(*eventum tantum*)究竟何意？如果偶然與意外是318不可排除的構成因子，其「僅只一次」且「一次爲了所有次」(*une fois pour toutes*)的「不可複製性」既是它不可思考的原因，難道不也正是在此有著它必須被哲學思考的理由？確切地說，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或史學之外，哲學思考318的可能性是什麼？如何「問題化」這個事件，以便其可以被哲學地（而不只是政治、經濟或社會學地）思考？

2 對於同一年發生在倫敦的「暴動」，英國官方與許多媒體都指出臉書、Twitter與黑莓機(BlackBerry Messenger)等社群網站惡化了局勢，請參見Josh Halliday (2011/03/28)。

另一方面，在不同媒體裡參與者回憶著事件的始末，大量的文字與影像建構了一部「現前的歷史」，這些指向現場不同角落與觀看位置的「此曾在」(ça-a-été)無疑是重要的在場證詞，但作為大寫事件³時間中被動的「破裂我」，個人經驗（即使是親身經驗！）不免仍由這個獨特的時間性所決定。確切地說，重點或許在於如何「反實現化」(contre-effectuer)318的經驗（或經驗的318），以便由其特異性中創造出思考318的概念，換言之，使得318成爲一個問題性的先驗場域，思考事件本身所創造的獨特時空條件。

事實上，318從各種意義來看都是政治越界的運動，這意味其激發並串連著政治理論與經驗之外的各種可能，侵入並占領立法院的行動就是此政治越界與越界政治的實踐之一。跨越與無定限行動是這場運動得以被激起的條件，這是何以向來是政治冷感與政治素人的年輕人可以在運動中迅速就位並投身其中，在政治運動中徹底演練「文創」活力。當然，所有行動與物件在318中都立即政治化（即使是中性的向日葵、鹿茸、香蕉或性商品），但反過來，所有政治行動也都被無限擴延與衍異（創意市集、音樂祭、春吶、開趴、策展、社造經驗萬歲）。在318的政治擴增實境中，政治學的分析雖然必要但卻不該是唯一或道德強制的，因為長達24天的立法院現場已成爲被實現的異托邦(hétérotopic)，鬼島中的鬼島，虛擬與真實在此相互反饋增強。如果事件「不存在於表達它的命題之外」，318或許很可以也是詩、小說、藝術、音樂或哲學的事件，因為圍繞著它的話語與影像正不斷泛生與繁殖，當初使得事件成爲可能的虛擬環境（網路社群），亦正在所有可能與不可能的論域中製造異質性與亂度的極大化，爲此事件開啓了「地獄門」，或者不如說，這考驗的正是此政治擴增實境的極限，不斷朝向域外的趨力。

張小虹曾以多篇論文嘗試從當代藝術的角度切入，尋覓另類理解與「再擴增」318的可能⁴。本文亦將嘗試從當代法國哲學對事件的思索提出318的「其他說明」，主要有三點：

1. 特異經驗的反實現化。在經驗與概念之間，在不可思考的意外與可思考的事件之間，（哲學）思考意味著由實際經驗中「倍增」(doubler)

3 法語書寫常以字首大寫強調詞彙的抽象或概念意義以區別於一般用法，這是在文字形式（而非內容）上的區別，漢語因爲沒有大小寫而不易顯示這種特殊用法，爲免簡損思想上的區辨，本文以縮小的「大寫」置於字首大寫的詞彙之前，表示有文字形式上的大寫強調。

4 詳見張小虹(2015a; 2015b; 2015c)。

問題性，使現實成爲一種寓含「劇中劇」(mise en abyme)哲學劇場，經驗藉此得以被問題化地思考。

2. 被延展的事件時間。事件突如其來降臨，但卻未立即結束，最後發展成24天的圍城，話語、影像、活動與事件共時滋生，甚至包括一場集結數十萬人的示威。究竟什麼是「內在於」事件的時間性？
3. 禁制的空間政治及其越界。3月18日成功占領立法院後，3月23日嘗試攻克行政院，但是卻在此觸及運動的真正極點，這是與國家暴力與鎮壓本質的真正接觸。或許對於318的理解必須由這個不再能跨越的觸點折返。如果占領立法院議事廳已經是運動想像的最遠之處，遶經行政院這個「比最遠更遠」的點之後，運動的參與者在那個赤裸的場景中目睹了什麼真實景觀？那天晚上在政治的迷宮中釋放出哪種牛頭怪(Minotaure)？

二、經驗及其反實現化，德勒茲的事件哲學

思考318的真正困難並不在經驗或田野上的，因爲這個事件夾帶著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影音文字紀錄，而且參與者也仍然在世，並不缺乏相關證詞。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由龐雜的經驗、回憶與檔案「反實現化」爲概念，如何問題化這些歧異、離散與碎裂，使得不可思考之物變得可思考？這是從康德以降對於經驗與先驗的區別，亦是事物狀態(état de choses)與概念、已實現化之物與虛擬的確然不同。

基本上，在經驗層次只能思考現前與已實現的事物狀態，但事件在此只是不可思考的意外與脫軌，必須從事物狀態反思現代到先驗的「事件的場所」。對於先驗場域(champ transcendantal)而言，事件並不是意外，因爲只有在經驗中才有意外與錯亂。因爲決定作用並不在經驗中，而在實際化爲各種已決事物狀態的虛擬（先驗場域）。思考事件意味著思考它如何與「單一與相同^{大寫}事件溝通的觀念特異性」(Deleuze 1969: 68)，這意味著每一事件作爲事件，正在於它不只是「在事物狀態中的時空實現」，而且有在「非事物狀態的時空」，⁵用德勒茲的話來說，這個時空就是作爲「事件場所」的時間(Aiôn)與

5 德勒茲認爲：「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是『事件』：只要不混淆事件與它在事物狀態中的時空實現。」(Deleuze 1969: 34)

作為游牧分配的空間。思考事件並不是思考它已實際化在經驗中的事物狀態與意外，而是思考它尚未實際化的虛擬性；不是思考已決之物，而是思考已決之物的決定作用。對事件的思考取決於能否不停留在事物狀態的實體連結 (corporel)，而是由這些事物狀態反實現化到「單一與相同^{大寫}事件」，到所有事件所實際化的虛擬性。從這些條件開始構成了德勒茲思考事件的問題性，

在德勒茲哲學中恆常有著虛擬與實際，或先驗與經驗的根本區分，這個區分嚴格地存在於德勒茲的每個概念中。對他而言，這二者在思考上的任何混淆都是致命的。虛擬實際化成各種差異的事物狀態，這意味著事物狀態與事物狀態之間並不存在決定作用，決定事物狀態的是實際化成為它的虛擬，因此概念或問題最終所要迫出的並不是任何停留在經驗的想法，不是單純地因對事物狀態的見多識廣所產生的經驗歸納，因為事物狀態的蒐羅再怎麼豐富，並不涉及其決定作用，重點在於由事物狀態所激起的概念，而所有的概念都不是經驗的，而是虛擬或先驗的(Deleuze and Guattari 1991: 150)。實際與虛擬的根本區分在關於事件與時間的思考也一樣，德勒茲在《意義的邏輯》(Logique du sens, 1969)中多次提及：「區別並不在於二種事件間，而在理想性質的事件與它在事物狀態中的時空實現。在事件與意外之間。事件是與單一與相同^{大寫}事件溝通的觀念特異性；這是何以它具有永恆真理，且它的時間從不是實現它與讓它存在的現前，而是無限制、無限的“Aiôn”，它在此續存或持存。事件是唯一的理想性；而且，顛覆柏拉圖主義，就是首先廢除本質，代之以如同特異性投擲的事件。雙重鬥爭的目標是阻止所有事件與本質的獨斷論混淆，而且阻止所有事件與意外的經驗論混淆。」(Deleuze 1969: 68)

德勒茲將經驗時間稱為“Chronos”，相對於先驗與事件的時間“Aiôn”，這是對時間的二種不同觀點。“Chronos”表達著實體(corps)與實體的行動，是物理的時間。物體與物體的運動與理由遵守著秩序與法則，即便偶有脫軌與意外，仍然應該以穩定的現前規矩來思考時間，這便是“Chronos”的時間觀點。德勒茲認為這種由現前出發的時間不足以說明事件，不足以說明一種由絕對運動產生的變化。在現前裡無法真正表達事件，因為事件在“Chronos”被看成是不正常的失序，既然是失序就不需認真思考，只要防止再次發生就好。以現前來思考時間因此永遠不可能肯定事件，必須改以瞬間(instant)來思考時間的構成，這就是“Aiôn”。由失序、脫軌與混亂這些否定性詞彙所說明的時間性並不足以表達事件的意義，或者確切地說，認為事件的發生是因為現前時間的失序與脫軌，這是想從經驗平面來思考時間，事件（之為事件）在此永遠是經驗世界的逸出與非思，經驗遭遇到的是已經實現的事件，停留在經驗世界並無法理解使

事件實現的場域，但事件卻一再由此現實化造成穩定經驗之動搖。對德勒茲而言，要表達事件首先必須創造一個從根本上不同於“Chronos”的時間性。他說：

在所有事件中都有著實現化的現前時刻，這是事件內身化在事物狀態、個體、個人的時刻，被指著說「嘿，時刻到了」的時刻；而且事件的未來與過去僅根據這個確切的現前來評斷，以內身化這事件的人的觀點。然而，另一方面有著自我掌握的事件未來與過去，其逃離所有現前，因為它不受事物狀態限制的約束，是無人稱與前個體的、中性的，既非一般亦非特別的，*eventum tantum* [只是事件] ……或者不如說，它沒有動態瞬間以外的現前，總是切分成過去—未來來再現現前，形成必須稱為反實現化之物。(Deleuze 1969: 177)

在《意義的邏輯》中德勒茲很明白地以事件來作為重新問題化時間的元素，事件不斷降臨到事物狀態上，春天裡樹變綠、糖在水裡融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些五花八門的變化都是事件的內身化，事件在不同的具體事物上的現形。「變綠」(verdoyer)是實現在樹的事件，是我們可以知覺的事物狀態變化，在這個事件實現化的時刻，我們會說「嘿，春天到了」，並且根據已實現的事物狀態：今年有多少葉子變綠、多快變綠……，推測未來的夏天與秋天。這種對事件的觀點假設了“Chronos”作為時間性，未來的變化可以由現前來推測，因為時間是同質與規矩的，建立在現前的同一性上。這樣的時間觀點：穩定的、同質的、大寫相同的、秩序的與現前的，永遠面臨著時間的「躁鬱運動」與「妄想的未來與過去」，在和平與永恆的現前中我們不知道時間何時會變態失控，讓我們意識到事件的真正威力，而這個威力具體地說，就是差異與流變的威力。

綠了、融解了、下雨了……，這是現前的狀態，描述著事件的實現化。但是如果根據現前的狀態來推斷未來或過去，不管這個未來或過去是1秒或10年，都首先得奠基在時間性的考量上。“Chronos”意味著同質現前總是會如大寫相同回返，樹綠了，然後開花，然後授粉、結果……，因為現前的事物狀態如是，一切行禮如儀。然而，事物狀態有其限制，因為它是「已經實現化」潛能或威力，潛能在“Chronos”中已經實現化成各種事物狀態，白話意思是在“Chronos”的事物狀態已不再有未實現的潛能，或用德勒茲的說法，虛擬性。

那麼，318的反實現作用可以是什麼？思考這場為時24天的占領與圍城可以反實現出何種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確切地說，在何種時間與空間的問題性中，318可以脫離它的經驗歸納並被另類思考？

三、在事件的時間中

原本只想快閃式占領卻意外地長駐立法院，24天綿延對峙的圍城匯聚了各方人馬，除了50多個NGO團體，也包括因時間拉長而得以從全臺各地湧來的學生，這些政治庶人（或素人）的大量聚集使得立法院周邊道路暫時封街，臺北的政治熱區轉變成戴奧尼索斯世界，而博愛特區無政府。然而，占領的時間實在被拉得太長了，象徵性的“flash”被延展成實質的“long stay”，參與者怪異地進入一種延緩的時間性而膠著於事件內部，處於與事件等速的時間之中。原本應該猝不及防的事件時間（瞬間）被無止境地放大、鬆馳了，被事件所襲捲的人在這種「慢速的事件時間」中逐漸意識到行動的空缺，一種在事件內部卻無事件的空無狀態，於是紛紛反過來製造各種「我在事件中的事件」，從最普通的自拍上傳到站上野台發言幹譙，或者從實用導向的裝置「椅子山」到年輕藝術家（藝術相關系所學生）的各種即興創作，甚至是事後正式發表的作品，比如，袁廣鳴在事件進行中讓占領者暫時退場拍下無人在場的〈占領第561小時〉。⁶

彷彿在慢速的時間下事件已不事件了，每個人都進入一個更狹窄的個人時間間隔中，必須前來做點什麼以便「完成這個事件」。事件從「無現前的無止境時間」拉長成「無時間的永恆現前」。於是就像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所言：「我必須做一些事以完成它，我有全部事要做…」(1988: 160)但所有這些事，不管在立法院內外，不管有多少人見到或按讚，都不是那個事件本身，都改變或增減不了那個事件，都不是那個事件。事件已經發生而且正在發生，事件的鬼魂纏繞著立法院，博愛特區被熱鬧地封街翻轉，任何一個在現場的人都可以感受這點，但所有現場的標語、後勤或防衛裝置、NGO攤位、路邊任何即興演講與演出卻都不真的是事件。嚴格地說，事件並不真正存在，它僅續存(subsister)或持存(insister)在現場，如同幽靈的纏祟。318的延時事件使得每個人都進入與事件等速的緩慢時空之中，既應該有一切事情要做卻又無事可做，而事件本身，如斯多葛派哲學家所言，獨立而且面無表情(impassible)。

6 請參閱：「〈占領〉的空畫面是人的瞬間蒸發，像是按一個鍵抹除了事件中這些肉身化的『概念性人物』，但空間被封印留存，在第561小時成爲一個提早被文件化的空間，不再有人，也沒有人製造的垃圾，只有事件犁庭掃穴後遺留的最新痕跡，最純粹空洞的事件物質性，袁廣鳴說這是『離開這裡之後的未來想像』。」（楊凱麟 2015：124-126）

事件發生了，但時間在某種意義下被按下暫停，因此人人進入「事件內在的時間」中，於是有大量「意識到我們正在寫歷史」的影像與話語生產，使得事件在能結束之前便提前被文件化。⁷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像雙重鏡像一般，陳為廷、林飛帆與許多立院占領者在畫著幾近同一場景同一群人的陳敬元油畫前做著同樣的動作，像是事件的永恆回歸，影像本身的無限自我複製，或事件現場的劇中劇。⁸現場即席描摹的寫實油畫怪異地擁有一種照片才有的「此曾在」，「那被拍物迎對拍照行為特有的唯一時刻，那（過去式）『存活』的一刻已被恆久留存」，⁹而且陳敬元的「就地繪畫」或許更因其繁複的手工操作而更有「現場感」與「身體感」，他的〈占領第138小時〉因此較非繪畫（這不是一幅油畫！），作品並非最終被完成的那幅寫實油畫，而是提前將尚未結束事件歸檔的行為藝術，陳敬元在事件現場「做了一個繪畫的動作」但「這不是繪畫」。這幅文件一行為一畫以「先未來式」(futur antérieur)表達了某種意義下的「死亡美學」：事件（包括占領立法院與對此占領的繪畫行為）現在進行中（第138小時！），而未來將已經被銘刻為歷史檔案。

事件時間的拉長使得無數人得以進入事件的內在時間之中，甚至在事件還未結束便提前「寫歷史」與「被寫入歷史」、成為文件或文物。¹⁰如果318從一開始便有大量的話語與影像文件生產，陳啓元在138小時（第6日）時則啟動了Time machine開始存封與備份。袁廣鳴在561小時（第24日）進場，進一步對進行中的事件存封並作了「未來的預感」，「影像中，人預先退場，遺留下

-
- 7 中研院史語所、社會所、近史所與臺史所在事件尚未結束時便已「搶救學運現場活動，正由廠商拍照掃描以數位典藏」。詳見湯佳玲等(2014/04/09)。
 - 8 陳敬元這幅油畫亦以某一確定時刻命名：〈占領第138小時〉，加上袁廣鳴的〈占領第561小時〉，318幾乎成為一個以碼表計時的巨大作品集。
 - 9 在班雅明與巴特的基礎上，許綺玲比較了攝影與繪畫的差異，「人們明白攝影的實物指證性，並不同於過去繪畫所帶有的逼真效果或『相像性』(iconicity)。然而，巴特更進一步思及的是，某些相片不只有指明相中物的過去實存，更不能不讓人意識到的是那一刻「永不復返」的時間性。因此，對於注入相中世界的時間性來講，兩人都在凝視當中重新體驗、揣摩那被拍物迎對拍照行為特有的唯一時刻，那（過去式）『存活』的一刻已被恆久留存，但是班雅明感受較強的是猶如投入戲劇情境『此時此地』的此在感，不像巴特（面對某些照片）有時尚且會感到震驚、傷慟，因為意識到那一時刻已被絕對封死於相片中了。」請參閱許綺玲(2009: 53-85)。
 - 10 3月20日南藝學生進入立法院後做了一件飽含文件意涵的作品：在立法院裡，藝術家抬起議場找來的巨大空畫框，拍下持框者與框內被占領立法院的不同場景。作品可參閱臉書：「藝術人在立法院」，<https://www.facebook.com/DYHTPS/timeline/story?ut=43&wstart=1388563200&wend=1420099199&hash=3362851034638927239&pagefilter=3>。（2015/03/25瀏覽）

來的是事件『已經』發生但人被抹除的空洞空間。僅僅在鏡頭一來一往的幾秒間，滿室聚集的年輕人一眨眼都騰空離場，空留一室的熱血標語與攝影腳架。這個空無一人的動態場景並不是《城市失格》裡中性與純粹的影像造鎮，《占領》的空畫面是人的瞬間蒸發，像是按一個鍵抹除了事件中這些肉身化的『概念性人物』，但空間被封印留存，在第561小時成爲一個提早被文件化的空間，不再有人，也沒有人製造的垃圾，只有事件犁庭掃穴後遺留的最新痕跡，最純粹空洞的事件物質性，袁廣鳴說這是『離開這裡之後的未來想像』。」¹¹

拉長的時間使得人人都可以進入這個妖異的時空「做一些事以完成它」，於是有紛雜、無厘頭與即興的「作品」暴量出現（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人人皆在事件的內在時間中「做一些事」，318成爲「做一些事」的百花齊放，人人皆藝術家，“anything goes”的純粹時空與“happening of happenings”。¹²占領立法院的延時效應使得現前被英雄化與文創化，在事件現場衆多的「（非）藝術行爲」與「（非）事件」最終或許只是事件本身所揚起的塵埃。問題在於：這些行爲與大寫事件的關係爲何？「創作」（無論好壞）明確進場是318作爲政治事件的特殊處之一，美學正是此政治跨界所明確觸及的範疇。然而，這些在事件現場多樣化展演的行動或成果並非一件件可分離與獨立存在的作品，作品在此的意義較不是作者式的，而是以集體與匿名方式所產生的雜多質地與紋理，一種由無數「做一些事」的行爲與由偶發藝術所積分而成的無人稱作品，而且正是在這種即時動員、快閃組織的行動力中，吾人見識了當代藝術的政治實踐。¹³

或許真正的事件有二：占領立法院24日與個自異質但暴量的「一些事」。「一些事」的集體性成爲事件，但不是具體的任何事，而是被解放的時空與置身其中的任一件(quelconques)事（戴奧尼索斯世界）。318所代表的正是無數微自變量「任一件」(dx)的積分，由微差異所異質構成的「一群」(une meute)。

11 詳閱楊凱麟(2015: 124-126)。

12 邱誌勇指出：「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媒體、藝術、美術背景的參與加入了這場活動。從紀錄片工作者李中旺等人全程拍攝紀錄、錄像藝術家袁廣鳴的風格式創作、陳敬元在立法院寫生、藝術大專院長龔卓軍引領創立的平面媒體——報民、流行音樂團體創作島嶼天光、默默無名的藝術系學生投入海報、圖像設計，到新媒體藝術學生現場利用雷射燈光打出事件標語，這一切以媒體藝術、藉油畫寫生、用塗鴉方法，或其它多元類型的表現，重新定位臺灣這塊土地上的藝術行動！」（邱誌勇 2015）

13 在這個意義上，吾人可以看到張小虹極富啓發地將318提名爲第十三屆台新藝術獎的第一季名單。318是傳統政治範疇的溢出，張小虹提名與系列評論無疑地迫使臺灣的藝術評論亦必須對此嚴肅回應。

我們或許可以試著有斯賓諾莎式(Spinozian)的提問：什麼是占領立法院後這「一群」(「任一件」的集體性)的經緯度？這「一群」展現了什麼獨特的動靜快慢與強弱消長？流變在哪裡？可以巨觀、抽象與莫耳層級地說這是「民主覺醒」、「公民社會」……，但或許這首先是一群以強度的相互傳染而愈形擴大的分子集體性，那麼該怎麼思考這一群？立法院成爲一個傳染的場所，人如同離散的粒子般四面八方而來形成異質的共生與新的「契約」(pacte)？

四、政治的極點

進入事件的內部時間後有著「必須做一些事」的集體性，這構成了318事件的檔案厚度，這個檔案直到今日仍持續增厚、分歧與發散。這股趨力或許亦匯聚成繼續攻占行政院是集體行動(事件中的事件)，然而正是在此，有著所有參與者真正的噩夢、挫折與創傷。¹⁴

攻占行政院是秩序與逾越、建制與意外、現實與理想真正粗洩磨擦的決絕之點。長期空轉與失能的立法院最終被入侵占領，抗爭者不費一兵一卒便取下民意最高機構，這幾近童話實現的場景在5天後的行政院(最高行政機構)攻占中觸底，運動者的肉身成爲國家機器殘酷註記的最真實界面，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名言在此具體無比：「當代國家是這樣一個人類社群，它在一定疆域之內成功地要求了對身體合法暴力的壟斷權。」¹⁵323成爲318的黯黑核心，一個殘酷且無法跨越之點(即使我們不知跨越之後會如何？是否會因此脫離一切引力與秩序從此漂浮於混沌的宇宙之中)。如果立法院是一個早因政黨協商與議員失能而壞毀的機構，那麼行政院(更接近國家機器核心)

14 318週年前夕許多參與者在臉書回憶與反省攻占行政院的決策與現場目擊實錄，文中仍充滿複雜的情緒、痛苦與不解。比如「黑島青」的黃燕茹在3月16日的臉書長篇描述中寫道：「時間來到322，有位糾察和我回報說，有人在議場內動員找人出去，要再重新攻回來立法院[……]事後才知道完全是不同團體的人，真人宣言、衝青島的、進來揪人的，都不同團[……]這場行動已經不是用團體在做籌劃，他(它)失控了。『行政院事件對我們來說從來都沒有結束……從來都沒有走去過……怎麼辦……我不行了……』」<https://www.facebook.com/yanruh1/posts/10202684296863516> (2015/03/23瀏覽)；又或者廖科驊的回憶：「離開行政院後，廖科驊整整失語兩天，也吃不下東西，他再也沒回到立法院去，但曾到北平東路一次，他說『好像在尋找自己的痕跡，好像有什麼東西沒帶回去，我呆站在那快一個小時，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好像我已經死在這了，站在這邊的我才是靈魂，感覺在幫自己招魂。』」參閱邱彥瑜、王祥維(2015)。

15 Max Weber(2002[1919]): "Le métier et la vocation d'homme politique."

則證明其至少仍有鎮壓暴力的本質，因此，相較於立法院的空城計，國家暴力在此很具體在場並現出原形。而也正是在與國家的硬蕊接觸上，搏聚著許多參與者的噩夢與心理症狀。這個與國家真正觸及的界面，構成318運動真正的黯黑部位，解嚴後世代的不可思考點與不可折返點。在這個（跨不過的）界限上，他們真正觸碰到臺灣的近代史（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與戒嚴），一個殘酷、肅殺、被出賣、鎮壓、流血、槍決與「沒有人會笑」的肉身政治。

323在行政院的不眠之夜是國家及其暴力的現形，就某種意義來說，即使占領了立法院或許（很悲哀地）仍未真正觸及與冒犯臺灣的國家布置，只有在323那天，運動接近了革命的門檻，於是國家迅速顯露了它暴力的本質，被頭戴鋼盔與身穿防護衣的重重鎮暴警察痛毆的參與者，「根本看不見警察部隊的邊界」。¹⁶323這天所迫近的，是死亡，國家與死亡的關聯。但正是在這個無限迫近死亡與對身體合法的真實暴力中，一切未曾結束，相反地，像是鏡像折返，臺灣未來的政治圖像與現實將由此開始重構。

距離立法院大門不過200公尺的行政院成爲占領行動的政治極點，整個運動所可能推進的最遠之處與真正的死亡邊界。跨不過近在咫尺的忠孝東路有許多原因，行政院的失敗甚至引發運動路線與運動倫理的論戰。事實上，立法院占領成功的事實是讓人困惑的，而且更因占領主張的不無道理（公民覺醒、公民監督與公民不服從，或反服貿、政府失能……）而更讓人困惑。318在政治與運動思考上所給予的啓發與它所具有的部分不可思考性有絕對的關聯，弔詭元素穿梭在原本黑白分明的二元性上：激進／保守、合法／非法、公民／律法、民主／獨裁、自由／服從……，一個常識(*sens commun*)認識與解決不了的世界。張小虹以占領現場所就地組裝生產的各種造形與影像寫出「這不是藝術」系列評論，借力於當代藝術的解疆域性格明確突顯了318的特異性。¹⁷內建弔詭元素的「這不是……」在美學場域開花並引發論戰，類似的想法也紛紛浮現於政治、法律或歷史場域。¹⁸但迴盪在各領域的這些弔詭、由專家提出的各種不無矛盾的論題，或許正迴盪著僅能由諸分歧、差異與矛盾的「選言綜合」(*synthèse disjonctive*)所說明的當代存有論意含。

16 參閱邱彥瑜、蘇品銓對陳威廷的採訪：邱彥瑜、蘇品銓（2015）。

17 如果318在某種意義下已溢出政治的傳統範疇，張小虹的評論亦使得當代藝術溢出藝術的範圍。

18 比如，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等便合寫了《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運動全記錄》（2015）。

伴隨318所滋生的話語愈分歧、爭論、衝突與衍異，整體就愈迫近事件本身。如果318所堆壘的造形物與視覺影像「不是藝術」，或以「不是藝術」而坐實為藝術，這種總是以「不是……」而是的素人狀態或「庶人之亂」，正是318衆多隱含的弔詭元素之一：“nonsense”成爲當代唯一的“sense”。總是企圖以更高的理性科層、以亙古常新的常識、以大老心態來指導或定位事件已不再可能，或不再有效（某種意義下，這是法西斯的不再可能），因爲虛擬世界的連鎖反應與加速度所激活的「破裂我」是一種匿名的集體性，無人稱的「一群」。「不是的是」或「是的不是」一再以輕與幽默改寫著現前的歷史，這些論述構成了我們理解318事件的特異性，對弔詭元素、“nonsense”、無人稱的一群、不是的是……的選言綜合促使318由未決(indetermined)成爲可決(determinable)。

五、小結

作爲一種越界政治與政治越界的事件，318的重要性之一在於挪移了許多我們原本認定的邊界，但究極而言什麼是318自己的邊界？或許可以對占領立法院的24天從事一種以時間爲基礎的結晶學，考察強度在被拉長的事件時間中的衰減與增強，而對於行政院擴張的挫敗，則從事一種以空間語言所述說的政治地誌學(chorography)。由邊界折返所描摹的全景鏡像或許可以賦予我們對這個重大事件另一種觀看的可能，而在某種程度上，對於現行的貧富階級、法律正義、中國關係、臺灣地位、民主制度……，318的啓發之一不正是另類觀看的要求？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邱彥瑜、王祥維。2015。〈【結痂324】一個人跳舞的社運小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pnn.pts.org.tw/main/2015/03/22/%E3%80%90%E7%B5%90%E7%97%82324%E3%80%91%E4%B8%80%E5%80%8B%E4%BA%BA%E8%B7%B3%E8%88%9E%E7%9A%84%E7%A4%BE%E9%81%8B%E5%B0%8F%E5%AD%90/>。（2015/03/23瀏覽）
- 邱彥瑜、蘇品銓。2015。〈【結痂324】我有時寧願疤一直留著〉，《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pnn.pts.org.tw/main/2015/03/23/%E3%80%90%E7%B5%90%E7%97%82324%E3%80%91%E6%88%91%E6%9C%89%E6%99%82%E5%AF%A7%E9%A1%98%E7%96%A4%E4%B8%80%E7%9B%B4%E7%95%99%E8%91%97/>。（2015/03/23瀏覽）

- 邱誌勇。2015。〈「事件—行動」能否成為藝術？答案應該是肯定的！〉，*ARTalks*。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cy/2014042302。（2015/03/22 瀏覽）
- 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崑崙。2015。《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
- 張小虹。2015a。〈這不是藝術：提名太陽花運動的理由〉，*ARTalks*。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hh/2015013102。（2015/03/23 瀏覽）
- 。2015b。〈這不是太陽花，這是打倒藝術的藝術行動〉，*ARTalks*。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hh/2014041101。（2015/03/23 瀏覽）
- 。2015c。〈椅子山如何成為藝術〉，*ARTalks*。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hh/2015022503。（2015/03/23 瀏覽）
- 許綺玲。2009。〈尋找《明室》中的〈未來的文盲〉……〉，《藝術學研究》第四期，頁53-85。
- 湯佳玲、施致如、陳慰慈、陳彥廷、邱燕玲。2014/04/09。〈搶救太陽花學運現場文物〉，《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769036。（2015/03/22 瀏覽）
- 黃燕茹。2015。《臉書》個人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yanruh1/posts/10202684296863516。（2015/03/23 瀏覽）
- 楊凱麟。2015。〈Imago Tantum，或袁廣鳴的雙事件影像〉，《今藝術》，第270期，頁124-126。
- 楊喻斐。2014/02/28。〈臺灣臉書滲透率冠全球〉，《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40228/35670111/。（2015/06/25 瀏覽）
- 「藝術人在立法院」。2015。《臉書》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DYHTTPS/timeline/story?ut=43&wstart=1388563200&wend=1420099199&hash=-3362851034638927239&pagefilter=3。（2015/03/25 瀏覽）

二、外文書目

- Blanchot, Maurice. 1988. *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91.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 Deleuze, Gilles. 1968.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aris: PUF.
- . 1969. *Logique du sens*, Paris: Minuit.
- Halliday, Josh. 2011/03/28. "UK riots 'made worse' by rolling news, BBM, Twitter and Facebook," in *The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2/mar/28/uk-riots-twitter-facebook（2015/06/26 瀏覽）
- Weber, Max. 2002(1919).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Paris: 10/18.